

一九九七與香港中國語文
研討會論文集

香港中國語文學會
香港中文大學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

一九九七與香港中國語文 研討會論文集

香 港 中 國 語 文 學 會
香港中文大學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

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贈

一九九七與香港中國語文研討會論文集

編輯 一九九七與香港中國語文研討會論文集編輯委員會

出版 香港中國語文學會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19-21號 金鐘商業大廈18樓
電話：25284853 電傳：(852) 25279273

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 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
香港 沙田
電話：26097392 傳真：(852) 26035149

印刷 隆泰製本公司

版次 1996年12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規格 16開(787×1092mm) 484 面

國際書號 ISBN 962-7490-01-6
© 1996 The Chinese Language Society of Hong Kong Ltd.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非賣品)

《1997與香港中國語文》研討會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九日至十二日 香港



一九九七與香港中國語文研討會

舉辦單位

主辦：香港中國語文學會

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 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

協辦：香港中文大學 中文系

籌備委員會

馮瑞龍 胡百華 黃坤堯 梁崇楦

繆錦安 單周堯 田小琳 王晉光

王培光 姚德懷 游社媛 張雙慶

(漢語拼音序)

一九九七與香港中國語文研討會論文集

編輯委員會

游社媛 (召集人兼義務執行編輯)

單周堯 田小琳 王培光 張雙慶

(漢語拼音序)

鳴謝

香港語文基金贊助本論文集出版經費

前 言

無論根據舉辦研討會的本意，或者實際討論的內容，這次因應九七回歸研討的“香港中國語文”，是泛指形形色色在香港使用的中國語文。它不但相對於主流漢語有差距，本身的語文成分亦因人、因使用性質和場合而大有差異：在語言方面可以包括不同比例的白話、文言、普通話、方言（主要是粵語）、甚至外語（主要是英語）；在文字方面，則兼用繁體、簡化和方言字，紛然雜陳。

這種在一定程度上與主流漢語分開，另行在繁榮、開放、而又複雜的環境中使用和發展的中國語文，從任何實用或學術角度看來，都很值得和需要作更多考察和研究。它一方面有使用靈活、吸納力強的優點，但亦往往因難有公認準則而為人詬病。面臨九七回歸，在既照顧語文內部發展規律，而又配合香港特殊環境和新局面的大前提下，對在香港各方面使用中國語文的現象和問題尋求共識，進而對語文工作提出具體可行的方案，實屬急不容緩。語文學者當然有責任在這方面作出努力。

有見及此，香港中國語文學會與香港中文大學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乃籌辦具有歷史意義的“1997 與香港中國語文研討會”，並且立即得到各地及本港專家學者積極響應。在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協助下，研討會於 1995 年 12 月 9-11 日在香港中文大學順利舉行。研討過程非常熱烈，出席率達 1200 人次，會上宣讀論文 57 篇，與會者一致認為大會開得十分成功。

這次研討令我們看得更清楚，長期以來，香港中國語文內部問題的關鍵，是對於上述各種語文成分在取捨和調配上一直未取得應有的共識。臨近九七，問題的關鍵仍是如此，然而普通話和簡化字日受重視，以求香港的語文能夠更好地與國內接軌。在這樣一個可算是共識的基礎上，不少學者提出了語文接軌的方案；另一方面，亦有學者力陳理據，認為必須照顧使用上的方便和親切感，不宜過分要求與國內一致。

這本論文集的出版，乃徇與會者的一致要求，目的是保存研討會資料，以廣流傳，作為進一步研究的基礎，同時亦為處理語文問題提供參考。本集合共收錄論文 50 篇，開幕辭 3 篇，另附錄大會討論發言、大會程序、論文作者名錄等。基於文責自負的原則，全部論文發排前均先發還原作者校訂，編者不作文字改動，只將排

印格式加以統一。

舉辦這次研討會，開支相當龐大。承蒙安子介基金、吳多泰先生慷慨贊助，研討會得以舉辦成功；又幸賴香港語文基金津貼全部出版費用，論文集得以如期面世。有感於此，謹代表“1997 與香港中國語文研討會籌備委員會”及“1997 與香港中國語文研討會論文集編輯委員會”致衷心感謝。

游社媛

1996 年 8 月 19 日

目 錄

前言

開幕詞：中文的規範與進化·····	陳方正	1
開幕詞·····	姚德懷	6
開幕詞·····	單周堯	7
中國語言文字的現狀和對策——兼論 1997 後的香港語文·····	許嘉璐	8
台灣的國語教育與母語教育·····	曹逢甫	15
對香港語言問題的幾點思考·····	詹伯慧	32
“英文為準”與“中文為準”——香港中文的一個難題·····	姚德懷	39
大陸新詞語融入香港的初步調查與未來中港詞語互相融合的預測·····	陳建民	51
在新的適應中改善——九七後香港語文生活的展望·····	李如龍	59
不是危機，而是充滿生機·····	何三本	66
香港當前的語言狀況和合理而可行的規劃·····	繆錦安	76
語言的應用與語言計劃·····	周清海	83
承認現實逐步發展·····	李樂毅	92
粵語與普通話的平衡點——一個展望 1997 的社會語言學觀點·····	王培光	99
試論 97 後普通話在香港的地位·····	侯精一	105
1997 香港語文應與內地接軌·····	李永明	111
論九七年後香港的語言政策·····	藺 蓀	118
試論香港 1997 與香港中國語文政策·····	田小琳	128
香港語文政策轉變的具體考慮·····	王晉光	136
現代漢語規範化和香港方言·····	胡明揚	142
傳統語文規範及其現實觀照·····	李建國	147
香港特別行政區要做好中國語文規範化的工作·····	胡培周	156
後殖民香港中文的省思·····	朱耀偉	159
“港式中文”形成的原因及後果·····	于君明	169
香港中文語法的靈活性——香港中文的語法變異·····	湯志祥	175
香港中國語文的夾縫現象·····	曾志雄	187

過渡期的香港法律中文文本的語言·····	何 添 191
香港報紙用語的層次等級及其對策·····	邵敬敏 204
香港商業廣告語句的創意與特色·····	黎楊蓮妮、湯志祥 213
一九九七與香港中文公函·····	吳尚智 229
香港流行連環圖的語言學考察·····	鍾嶺崇、鄭文亮 239
從對現代漢語的影響及在學術界的反映看香港方言詞語·····	韓敬體 253
香港地名若以中文為準·····	胡百華 260
土語政策與族群認同——香港市民的普通話能力、族群意識及相關態度 初探 ·····	王家英 264
粵方言與香港中文書面語的詞彙·····	陳月紅 274
度量衡及其他——詞語研究拾零·····	朱永鍇、譚成珠 282
“香港城市大學學生對簡化字之態度及認識”問卷調查研究報·····	梁家榮、吳錦龍 287
簡與繁——香港的抉擇·····	陳新雄 302
一國兩字·····	孔仲溫 308
香港大專一年級學生認讀及使用簡化字的初步調查與分析·····	張雙慶、萬 波 315
若干台灣的國語教育法令和兒歌現況的啓示——提供一些台灣語文經驗 給香港·····	董忠司 325
中國語文課本裏的過時口語·····	李家樹 343
1997 與香港中文教育的發展路向·····	周漢光 348
2000 年，對中國語文教育的呼喚·····	張 銳 356
尊歷史，重科學，求規範——談 1997 年後香港的漢字使用和教學·····	王 寧 363
21 世紀香港修辭及語法教學的現代化·····	馮瑞龍 373
舊體書信用語的存廢討論——兼論舊體書信在語文教學上的意義·····	鄭滋斌 379
香港新一代中文科準教師對普通話教學的態度·····	
——97 前的管窺 ·····	何國祥、傅健雄 390
談香港中小學語文科教學媒介語與普通話教學問題·····	施仲謀 400
比較幾本辭書標記普通話讀音的差異——兼談新舊讀音·····	林建平 406
香港成人普通話教學經驗談·····	冼錦維、周蕪 413
二論面向九七年的香港推普工作·····	鄭定歐 419
普通話與語文教學·····	梁雅玲 423

附錄

一・大會討論紀錄.....	432
二・大會程序表.....	465
三・作者名錄.....	470

開幕詞

中文的規範與進化

陳方正

這次中國語文研討大會的主題“1997 與香港中國語文”有些特別，但很合時：1997 年香港回歸中國，它在過去一個半世紀殖民地統治下發展出來的特殊中文就要面對嶄新形勢，要肩負起更重要的使命了。當然，實質變化不可能很急促，很迅猛，在起初甚至可能不為一般人覺察。但在這個國際大都會，中文行將從第二語言上升為第一語言，從社會日常用語變為官方主要語言則是無可置疑的事，因此全面和根本變化也必然會逐步出現。怎樣適應和配合這一變化，引導這變化，乃至推動這變化，是香港所有語文工作者，特別是學者和教師的責任。香港中國語文學會和本所的中國語文研究中心合作舉辦這國際性的大型研討會，目的正就是對上述新形勢和新責任作深入探討。這對香港的文化發展，自然具有重大意義。

其實，這個探討不但對即將回歸祖國的香港具有重要意義，它對面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人，無論是在大陸、台灣或海外，也同樣重要。這其中的理由相當根本，可以說涉及到中國文化和社會的特性，所以很值得我們仔細考究一下。

首先，在現代化浪潮之下，我們的思想、學術、制度、家庭、社群結構，乃至衣著、環境、飲食習慣、娛樂嗜欲、生活方式等等，都無時無刻不在急劇變動之中，而且變革是國際性，全球性的，它的步伐一天快似一天，幅度一天大似一天，絕對不會也不可能停頓下來。在這大變之中，相對穩定不變的，就只有我們共同的語言文字，亦即是我們歷史、文化記憶的載具和思想的工具。可以說，它是維繫十億中國人和五千年中國文化的一條巨大紐帶，是連接傳統和現代中國的橋樑。換句話說，中文是中國人和海外華人在文化上的根基，是其“中國性”最突出的表現。

雖然是這樣，但香港這麼一個地區（雖然是非常之特殊的地區）的語文問題，為甚麼會關係到中國語文的整體發展呢？這大體上可以分兩方面來講。

首先，在香港，語文問題主要是粵語和普通話關係，也就是方言和全國標準語關係的問題。在近代，歐洲民族國家的興起，和民族語言地位的提昇並逐漸取代拉丁文，兩者是密切相關的，這是文化從少數人轉移到大眾手中時的自然現象；同時，語文的大眾化也產生了文字應當追隨口語，越口語化就越有生命力，甚至語言是根本，文字是附從，應當“我手寫我口”那樣的思想。五四時代的白話文運動便是由這種思想激發，並且迅速獲得學國接受，今日的標準中文就是由此而來，這是

大家熟知的。當代語言學家大多數也還持著這樣的見解，認為“語”比“文”重要。趙元任在1980年出版的鉅著書題是《中國話的文法》而非《中文文法》，正是這種看法的反映。

可是許多人往往忽略甚或有意忽視的一個重要事實是：白話文和英文、法文、德文並不是一回事，而且在短期（譬如說五十年）之內也不可能變為同一回事。白話文和普通話（或國語）只不過是以北京話為基礎然後推行到全國的標準語文，它不但和閩語、粵語、吳語大不相同，即使和川、楚、陝、晉土語也都還有相當距離。換而言之，白話文並非如胡適當年所提倡的那樣，是將通用的口語形之於文字——道理很簡單，全國通用的口語壓根就不存在。因此，必須強調，對相當一部分人來說，白話文仍然是要學習的“文言”（也許應當稱為“今文言”，以示有別於“古文言”），雖然它和口語之間的差別已經大大減少了。事實上，以中國幅員之遼闊，人口之衆多，大家用共同的文字而不強求其與各地方言相同是合理而無可避免的事（至於它和中原地區的口語相近，因而對其他地區的人造成不公平，那恐怕也同樣是無可避免的了）。只有將來資訊充分發展，教育完全普及之後，才能希望各種方言逐漸融合成真正的“普通話”，然後“語”和“文”才會逐步接近、趨同，但這也許是兩三代甚至一個世紀之後的事了。

假如我們正視上述基本事實的話，那麼普通話和白話文與各地方言之間應該維持怎樣一種關係，就不再只是關乎香港，而是關乎全國的普遍問題了，這可以稱為廣義的中文規範問題。這個問題歷來爭論很多，很激烈。在這裏，我們自然不可能詳細討論它，而只能提出幾點初步看法，供各位參考。

第一，從提高語文作為溝通工具的效率這一角度出發，語文規範顯然是必要的。這裏所謂規範有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在全國（甚至對全球華人）範圍，標準現代中文是必要的，需要大力提倡的；第二個層次是，對標準中文乃至各地方言來說，也都應該各有其本身的標準讀音、辭彙、和文法。兩千年來，在交通極度落後的狀況下，龐大的中國之所以能夠維持整體的文化與政治，而沒有如歐洲陷於四分五裂，在很大程度上是得力於統一的語文，這是大家熟知的。交通和通訊高度發達的今天，溝通的障礙不再是空間而在語言本身，因此共同規範對效率的影響可以說是更重要了。

第二，從社會習慣的角度看，規範雖然重要，卻絕不等於劃一。換而言之，在實際上只有維持標準中文和多種方言這“兩級結構”，讓兩者並行不悖，才是可行的辦法；同樣，讀音、辭彙、語法可以用種種倡導的方法，例如編纂精確、合時的詞典、舉行語文工作者訓練班和研討會，在報章、雜誌、電視、電台宣傳，等等，以促進其標準化。但以政令、法規方式強求其劃一，則不但不明智，而且恐怕毫無實效。在原則上，加強規範可以提高語言效率，但它又有不可忽略的社會代價。如

何平衡這二者，是需要十分謹慎考慮的。

第三，從發展的角度看，語言總要改變，因此規範雖然是爲了維持穩定，但這只能是短期（譬如說十年或十五年）之內的相對穩定，而並非永久的固定。換而言之，規範也要能緩慢地逐漸改變，否則就會與時代和現實脫節，造成另外一種效率低下的問題；古文不能行之於現代世界，正就是這個原因。規範的變化可以有兩個截然不同的層次：其一是個別語種自身的改變，例如發音的改變，新詞彙的出現等等；其二是不同語種之間的互動，和彼此關係的改變。例如標準中文可能不斷吸納方言詞彙和表達方式，以保持它的活力和時代性；方言也可能逐漸模仿標準中文的句法、構造，移用它的詞語，以提高本身的專業性和文化內涵。從長遠來說，標準中文和方言並沒有明顯界限，兩者通過互動而日趨於接近，甚至融合爲一體，是很自然的事。其實，西方的民族語言，亦何嘗不是從許多土語以及上層官方語言揉合而成，只不過它覆蓋的區域細小，只相當於中國一省，因而這融合過程能夠在較短時間完成。

誠然，語言所反映的，是社會整體的習慣、經驗和需要，所以它一方面有很大惰性，另一方面又有自己的變化規律，難以由少數人（無論是政府、學者抑或教師）來引導甚或改變，而在人口這麼衆多的中國，尤其如此。所以，建立語文（特別是語音）規範，以及促成“語”“文”的融合，都是非常艱鉅的長期工作。可是我們也不必過份悲觀：二十一世紀將會是一個資訊時代，不但通訊會比本世紀方便千百倍，而且電腦行將全面介入和影響人類的求知、思想和交流方式。因此，通過電腦軟件的設計和普及來影響龐大人口的語言習慣，是極有可能的。從這個觀點看來，方言和標準語關係的探討，就具有十分迫切和現實的意義了。

香港語文的第二個主要問題是它和外語，特別是英語之間的關係，這也可以從兩個不同層次來看。就“香港中文”本身而言，它特別傾向於製造與外來詞語聲音相近的俗詞俚語，從而把不一定有準確中文對應的西方概念輕易吸收過來。這和日文吸收外來語的方式相似——其實和以前通過佛經翻譯吸收印度文化的途徑也不無相通。這種囫圇吞棗的吸收方法是否最好，顯然有爭議，但其實不失爲值得保留的一種方便途徑。在更高層次來看，香港中文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問題，即它只不過是日常生活的“第二用語”，英語才是首要的行政、法律、商業、學術語言。當然，在九七回歸之後，標準中文即將通過法令取代英語的地位，因此這一問題好像就會自動消失。其實，這種看法太樂觀，太簡單化了，因爲英語之成爲首要語言，雖然和香港是殖民地有很大關係，但更重要的，則是它之爲世界通用的國際語言。

現代世界一個重要的特徵是它精密、複雜的結構：從科學、醫學、工程到政治、法律、商業、財貿、行政都是如此，它們各有一套術語、觀念、規律，這些都必須用準確、簡潔而又能捕捉複雜含意的語言表達出來。在目前，能充分承擔這角

色的語言就是英語，那不但因為它的彈性文法結構和豐富詞彙適合這一功能的需要，更因為許多上述領域本來就是通過英語發展，其中的思想、觀念很自然地也是適宜用英語表達的。

所以，香港在回歸之後，並不能輕易拋棄英語；同樣，中國倘若要現代化，中文也勢須吸收大量外來詞彙甚至語法和句子結構。而且，等待這種變化自然發生可能太緩慢，也許語文工作者和有關負責單位還應當有意識、有計劃地全面促進中文的蛻變，這可以稱為中文進化的必要。在香港，它顯得特別尖銳、突出，但毫無疑問，對中文的整體來說，也同樣是一個非常之迫切的主要問題。

當然，有人認為這根本不是問題。今日中國大部分科學家、工程師、醫生和其他專業人員都有相當外語水平，對於閱讀外文資料並無困難，甚至還可以用流暢的外語撰寫論文和交談。在他們看來，國內用中文，國際交流用英文可以並行不悖，有必要時多做一些翻譯功夫就成了，殊不必大費周章去“改造”中文。更有另外一種看法，認為中文自有它的結構典範和獨立價值，不但不必，而且不可能作根本改動，否則只會成為非驢非馬，缺乏神韻、生命的怪物。這兩種看法當然各有道理，而且牽涉很廣，我們不可能在這裏一一分辨、討論。因此，也只能把我們的一些基本看法提出來以供參考。

歷史上，中文是經過許多民族語言的長期融合所形成，然後又在大帝國之內經過廣泛和長期應用，才得以逐漸定型，成為一個獨特，並且完全適應中國社會需要的龐大體系。因此，在傳統中國它的重要性與價值絕無疑問，它的形態、結構、詞彙也不可能大幅度改動。可是今天這情況已經完全改變了：我們顯然再不能認為中文完全適合一個並非由中國人創造或者主導的現代世界的需要；更不能假定它的價值是固定，不會受到其他語言衝擊、影響。我們只要稍為想一想，今日中國人要用多少資源、時間、精力來學習外語，來做翻譯工作，或者在閱讀不甚完善的譯著時，要浪費多少氣力來猜測文意，更不要說捉摸內文的精義，就知道這個問題的嚴重，就會感到全面改進中文的刻不容緩了。

當不同民族接觸的時候，語言必然會相互影響、競爭，最後有些被吸收、消失，有些互相融合，也有些會彼此達到平衡，同時共存。從多種方言的互動發展到全國性的標準文言出現是這樣，今後不同國家之間語言的互動和發展也很可能遵循相類模式。因此，從提高中文應用的效率和發展中國文化的角度看，有兩點是很重要的。第一，必須令中文盡量適應現代社會的實際需要，這基本上需要徹底破除成見，大大擴充它的詞彙，特別是比較貧乏的動詞和關係代詞；以及創造更複雜，有彈性的句型結構。第二，必須盡量促進中文的使用，特別是在各個專業領域，以使它能在不影響效率和精確性的大前提下逐步取代英語和其他外語。

經過近一百五十年的痛苦經驗，中國人已逐漸脫離靜態、一統的傳統世界觀，

逐漸適應多元的，競爭的現代世界了。然而，不但政治、軍事、商業、經濟有競爭性，思想、文化和語言其實也不例外，也一樣必須面對競爭和淘汰的壓力。當然，以中國人口之衆多，中文不可能從地球上消失。但中文是否會能充當廿一世紀中國文化的有效載具，是否會變為未來世界的通用軟件呢？這就沒有任何必然性，而有待我們的努力了。

1996年4月

開幕詞

姚德懷

諸位嘉賓、諸位關心香港中國語文的朋友們：

歡迎諸位光臨。由“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和“香港中國語文學會”聯合主辦，“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協辦的“1997 與香港中國語文”研討會，經過一年多的籌備，終於成功召開了。我謹代表研討會籌備委員會，感謝諸位的大力支持，感謝“香港中國語文學會安子介基金”的贊助、吳多泰先生的贊助；感謝“香港中文大學”各部門和人員的支持；感謝“語文基金”贊助研討會論文集的出版，沒有上述人士和機構以及其他有關機構和朋友的支持，這個研討會是不可能順利召開的。同時我們也很遺憾，我們特邀的學者：北京的胡明揚教授、王寧教授和澳大利亞的柳存仁教授都因為臨時有事不能來開會。

1997 年 7 月 1 日，香港回歸祖國，政權轉移，是突變。語文現象的改變是漸變。語文問題大家盡可慢慢討論，但是也不能沒有緊迫感。12 月 5 日我看到報紙上有這麼一段報道：說“預委會文化小組曾經是五個小組中最少港方成員參與的一個組，後來幾經國務院港澳辦方面‘拉夫’，才勉強湊夠人數，可見當初港方成員對這個非政治性小組，根本不熱中”。也就是說，有人對文化問題似乎沒有緊迫感。我們現在這個研討會證明了，香港關心文化（語文是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的人還是不少的。我們現在還要比較深入的，從學術這個角度來探討這些問題。大家看到，在研討會總題之下又分成十幾個小題目。其實每一個小題目本身就代表一個大範圍。因此，三天時間其實不是很寬裕的。我們希望，在研討會閉幕之後，大家還會把這些討論，用各種形式繼續下去。

開幕詞

單周堯

主席、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首先，本人謹代表籌委會歡迎各位蒞臨這個開幕典禮。

當然，本人所代表的籌委會，是“1997與香港中國語文研討會”的籌委會。

1997，轉眼就要到來。還有大約一年半的時間，香港主權就要回歸中國。當然，大家都希望能夠平穩過渡，能夠繼續保持香港的安定繁榮。

為了平穩過渡，為了繼續保持香港的安定繁榮，北京方面一再申明：1997之後，維持一國兩制，由港人治港，五十年不變。

為了平穩過渡，1997前後，確是越少變動越好。可是，就語言來說，中國大陸主要用普通話，香港主要用廣州話；就文字來說，也有繁簡之別。回顧過去十多年來，由於政治、經濟、社會的種種因素，香港和大陸之間，交往日趨頻繁，使用普通話與接觸簡化字的機會不斷增加，九七之後，這種趨勢必將有增無已，香港的語文使用，以至語文教育，是否真的可以五十年不變，真的應該五十年不變呢？如果要變，又應該在哪些方面作出怎麼樣的改變呢？

為了探討、研究這些問題，香港中國語文學會、香港中文大學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及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特別召開這個“1997與香港中國語文研討會”，廣邀不同地區的學者參加，希望集思廣益。各地學者也紛紛響應，報名宣讀論文的一共有六十多位，他們分別來自海峽兩岸、美國、澳洲、新加坡、澳門和香港。大陸學者之中，也來自不同地區，包括北京、上海、廣州、南京等地。這次研討會的討論主題，包括語文路向探索、語文政策、語文規範、語文教育、繁簡字問題，此外，還有香港中文的形成、特色及未來展望等等。

這一次研討會，使各地學者聚首一堂，就上述主題展開反覆討論，這對瞭解問題、解決問題，一定非常有用。

由於這一次研討會所要探討的許多問題，都跟香港廣大市民有切身關係，本人希望報紙、電視、電台等大衆傳媒，能夠把這一次研討會各參加者的意見廣為報導，引起市民發表相關的意見，作為將來制訂語文政策的參考。

我們舉辦這一次研討會，得到“香港中國語文學會安子介基金”和吳多泰先生的贊助、香港中文大學各部門人員的協助，又得到“語文基金”贊助出版研討會的論文集，本人謹代表籌委會——“1997與香港中國語文研討會”籌委會，致以萬二分的謝意。